



抒怀

禾镰

□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黄孝纪

禾镰就像嵌入短木柄的小月梳,斜密的梳齿紧挨着,个个锋利,一律斜向手柄,分明就是一把小锯子。一年里,它只在早稻晚稻收割时派上用场。其他的日子,则长年累月躺在某个阴暗角落蒙尘生锈。

我的家乡八公分,村前蜿蜒小河的两岸,是广阔的稻田。稻田变得金灿灿的时候,村人记起了禾镰,把黄锈斑驳的它们翻找了出来,一番审视,有的已锈蚀得不成样子,几欲折断,扔了。这段日子,赶圩的户主,会从圩场上挑选几把新禾镰买回家。新禾镰的木柄白白的,光滑,圆润。一弯镰片宽若二指,上沿铁青,下沿

密齿,打磨得雪亮,泛着寒光。

双抢割禾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农活,太阳如火,田野无风,整个大地就如同一个大蒸笼,即便戴着草帽,头皮依然晒得发麻。相比没过小腿的烂泥田和水浸田,溜干了水的半干半湿的稻田,割起禾来要轻快很多。一家人沿着田埂排开,俯首翘臀,各在一处割开一道口子,向着密密的稻子割去。熟练割禾须眼疾手快,左手虎口张开,像一把叉子,拢着禾兜朝前推进,右手持镰飞快割着,霍霍有声,全然是凭着感觉下镰。稍有不慎,哎哟一声还未出口,手指一阵麻痛,已经割开一道

口子,鲜血直流。一手禾往往要一口气割上几兜水稻,掐不住了,镰刀顺手一搭,才直起腰,转身放在一旁。旋即又俯下身,迅速地割着。这时候,面前各种大大小小的飞虫不停涌现,飞舞,扑到脸面手脚叮咬。稻草的枯叶,粗糙的谷粒,也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锯,不断地在脸面上、手臂上割出一道道杂乱交织的划痕。要不了多久,每个人全身已然汗透,豆大的汗珠沿着脸颊滴落。口干舌燥,闷热难忍。

我是家中最小的,又是爱捣蛋的男孩,偷懒似乎是我的本分。看见一个圆溜

溜的泥鳅眼,我放下禾镰,伸着右手的食指沿着泥鳅眼抠进去,一直触碰到泥鳅的小脑袋,大拇指食指一掐,提着它的腮给拖出来,到田埂上扯一根草穿上。有时,从面前的稻田里突然蹦出一只大青蛙或者乌黑的大泥蛙,我欣喜若狂,张开十指左追右赶,直到逮住方才罢休。这些简单的快乐,能够让我在烈日下暂时忘却割禾的辛苦。

我已经被父母和姐姐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,这样挺好,反正他们割完了会来帮我。我索性破罐子破摔,割一阵,站着歇歇,掀起衣襟擦擦脸上的汗,到田埂上的铜壶里倒一搪瓷口杯茶喝。环顾四周,田野上到处是割禾打禾的人,打禾机的嗡嗡声远远近近地传来。原本金黄的成片的稻田,这时已像一块咬得七零八落的大饼。我抬头望望天,期盼飞来一块巨大的云影,盖着我家的稻田。

云影是有的,只是停留在远处。没有办法,我只得又拿起禾镰,俯首翘臀,迅速地割着,向着前方追赶。



意境

又见玉兰花开

□ 长沙县教育局 谭映红

夜未央,窗外春雨阑珊。几缕芳香里,一抹相思几多闲愁。在这样的春雨里,我总能听见淡淡的、涩涩的、柔柔的花开声音。

开花的是母校木兰路上的白玉兰,不用我刻意去拜访,不用我用心去回忆,它就那样不紧不慢、不慌不张、欣欣然地绽放在我粉红的心间。这一晃已经十来年。

十来年,花开过又谢过。可被春雨浸润过的白玉兰,却依然是我最初相遇到的模样。那雪白的笑靥,夹带着微微清香,羞涩地伸展,微醉般浮动,透着万种风情,次第在淡淡书香中绽放。

上大学的那四年,每次上完课,我都喜欢穿过长长的走廊,慢慢地,轻轻地,从木兰路上走过。我其实只是为了邂逅这洁白如玉的花朵。爱它,我情不自禁。

有好几次,我都忍不住抱着书本,倚靠在树下,微闭双眼,任凭这世间独有的芬芳沁入我心田。这花朵下包裹的是淡淡的花香与淡淡的书香交织的味道,雅致、清新、香醇,直叫人陶醉。有时候,我也像个淘气的小女孩,一会儿嗅嗅花香,一会儿逗逗花瓣,一会儿猜猜花语,任内心的充盈在花间摇曳。

可行走的脚步总是匆匆,每个人都有张罗不完的梦想和行程。即使这样,也丝毫不减我对白玉兰的偏爱。因为我总觉得,白玉兰最懂我的心。我的困顿、迷惑和彷徨,白玉兰似乎都懂。只要我需要,那丝丝的白和淡淡的香,便会化作一路芳菲,轻轻的、柔柔的,沁入我的心间,抚慰我的心灵,点亮我的心灯。就连那花瓣飘落时的从容,也在告诉我:不必忧伤,不必沮丧,雨过就会天晴,花落又会花开。多年以后,慢慢品味,我便明白,花瓣泪是青春的漩涡,从容面对,才能为梦想护航。

尽管离开母校很多年了,白玉兰那冰清的明眸,玉洁的肌肤,富丽中透着强劲的生命力,总能在我的记忆里浩浩荡荡地芬芳。于是,我迫不及待地想从留校的同学那里探寻白玉兰的消息,同学说白玉兰正艳着呢,几分雀跃,几分涌动……

依稀间,我仿佛又回到了母校,又回到了木兰路上,那冰洁的白玉兰正依偎在我的心头,绽放出一路的美丽。



印象

瀑水欢歌

张春羊 / 摄

畅情

杯中的芭蕾

□ 徐学平

有闲的日子里,我最爱在阳光明媚的午后为自己泡上一杯绿茶。偷得浮生半日闲,至于尘世的纷嚣尽可暂抛脑后,只管去享受那份难得的闲情:于静心处听一曲怀旧的老歌,在悠然中看一幕杯中的芭蕾。

在剔透的玻璃杯中放入少许茶叶,以热水初贯之,尖尖细细的茶叶上下翻腾,一如芭蕾舞演员在旋转飞舞中高高跳起的足尖。音乐悠扬,茶香弥漫,袅袅的水气渺如烟。茶之舞,先是热烈而奔放的,卷曲的叶子打着转儿,随水凌空漂浮,晃如月,游若鱼,幻似影。慢慢地,芽叶渐次舒展开来了,天女散花般挥舞着长袖,孔雀开屏样扇动着羽翼。乐声渐止,茶叶浮沉逐渐轻缓了,闲行若定,宛若天上云卷云舒,又似庭前花开花落。

闻着淡淡的茶香,欣赏着茶的舞姿,我早已陶醉在了这杯中的芭蕾,任思绪慢慢飘散开来。吸天地之灵气,采日月之精华的茶,在生命最为灿烂的时候,离开了生命之树。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,茶叶始终蜷缩的身体宛如正在紧抓着昔日的光阴,而这

一切只为能够留住自身的芳香。直到某日与一杯沸水邂逅相遇,经过一番凤凰涅槃般的洗礼,它才得以再次散发出淡雅的气息,用力一吐最后的芬芳。

用自己一生的等待企盼着灵魂瞬间的蜕变,那是一种梦想与现实完美结合的境地。茶经历了春夏秋冬,吸吮了天地精华,也许为的就是这一瞬间的美。那是怎样的一种美?那是一种为了瞬间的精彩而释放全部生命的悲壮之美,那是为了瞬间的与水的自由舞蹈而生发的相知之美,那是为了将一生凝聚的精华尽情展露的大气之美。

茶,几经冲沏,浮浮沉沉,才释放出了春雨的清幽、夏阳的浓烈、秋霜的冷肃、冬雪的冰洁。这不由得又让我觉得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,它更似草木当中的一个人,平凡地生活在天地间,历经风雨,历尽沧桑。人生如茶,人亦如茶。茶只有经历过沸水的考验才能散发出最美的芬芳,同样,只有那些饱经风霜、历尽磨难的人,一如被沏了一次又一次的酹茶,才能溢出生命和智慧的清香。

诗吧

路

□ 湖南省诗歌协会会员 吴远山

从山顶下来的路
穿过油菜花田
再下十多级石阶
卧在溪边喝水

我,捡了一块石头
牵紧怀孕的妻
沿着这条路
回了家

堂屋的四方桌
母亲摆好的筷子
也是一条条路
从不同方位
静等儿女归家

造句

一个黄昏
邻居的小孩
趴在作业本上
尝试造句

写了一半
后面的接不上
咬着笔头
眉头上了锁

夕阳挂在天边
好半天没动
直到句子造完
温暖的光线
才从本子上挪开

看着一个个小精灵在水中舞蹈,幻化着山水的宁静和淡泊,诉说着生命的沉重和轻盈。当一切都已成为记忆,无论曾经是欢喜是愤怒还是悲伤,回想起来,那些用真心真情走过的岁月都是嘴角淡淡的微笑、眼中幸福的光芒。其实,只要你细细品味、用心欣赏,杯中的芭蕾何尝不就是生命之芭蕾,寂寞而坚强。